

口译学习者负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章 蓓, 邓 轶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基于访谈和反思性报告结果, 采用问卷调查对两所大学 129 名口译研究生进行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发现: (1) 口译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负动机现象, 造成负动机的影响因素包括就业倾向、学习者、教师、社会、学习环境, 其中就业倾向因子对口译学习动机的负面影响最大; (2) 口译学习负动机因子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动机影响存在差异, 其中在就业倾向因子上差异显著, 随着年级上升, 就业倾向因子的负动机影响逐渐增大。这些发现能为未来口译学习负动机研究提供借鉴, 对口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口译教育; 动机; 负动机影响因素; 社会环境; 口译学习者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3-0256-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041217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emotivators on Interpreting Learners

ZHANG Bei, DENG Y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reflective essays, this paper adopts questionnair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emotivators on 129 interpreting postgraduates from two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demotivation exis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students due to such demotivators as career intentions, learners, teachers, society, an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career intentions related factors produce the most significant demotivation impact on interpreting learners. 2) The influence of interpreting learning demotivators varies across grades; the impact of career intentions related demotivator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is study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learning demotiv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preting pedagogy.

Keywords: interpreting pedagogy; motivation; demotivators; social context; interpreting learners

学习动机是影响语言学习成果的关键因素^[1], 且学习者的动机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2]。前人研究主要侧重于积极层面的动机变化,

较少有学者从负面视角研究动机因消极因素影响而阶段性下降的过程。然而, 若消极因素持续存在, 学习者状态将从负动机 (demotivation) 滑向

收稿日期: 2023-04-12

第一作者: 章 蓓, 女,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口译教学与实践。E-mail: beiz127@163.com

通信作者: 邓 轶,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口译教学与实践。E-mail: ddiane616@163.com

“去动机”(amotivation),即从动机下降到完全丧失动机。因此,从负面角度研究学习动机是必要的,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影响学习过程的消极因素,有利于探索保持和激发学习动机的方法,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2-4],负动机是指内外部消极因素作用下引起的原有动机衰退。现有的负动机研究集中于外语教学领域,口笔译领域负动机研究有限。鉴于口译训练的高强度与高难度,口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易受消极因素影响出现波动甚至下降,从而干扰口译学习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开展口译学习负动机的研究。本文基于访谈、反思性报告、前人研究设计问卷,调查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及不同年级学习者负动机影响因素的变化,旨在构建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框架,提供保持口译学习动机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负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负动机研究起始于教育传播学领域,但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领域。Chambers发现,英国教师认为负动机由学习者自身因素导致,而学生认为学习动机下降应归咎于教师^[5]。Ushioda采用反思性写作发现制度化的学习环境导致爱尔兰学生外语学习动机下降,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学习者能够采用策略来重塑动机,并恢复动机水平(remotivation)^[6]。Dörnyei通过访谈率先系统梳理了影响外语学习负动机的因子,其研究发现为后期外语教学领域负动机研究奠定了基础^[7]。Sakai等在Dörnyei等前人研究^[7]的基础上,从以下6个维度设计问卷,包括:教师(态度、教学风格、语言水平、教学技能),课堂(教学内容、进度、应试课程设置、单一教学方式),失败经历(考试失利、同伴影响等),教学环境(学生参与度、教学设施等),教学材料,学习兴趣^[4]。问卷调查提取出5个导致日本高中生外语学习负动机的因子:教学设施、内在动机、教师能力及教学方式、学习内容及材料、考试成绩。

中国学者对负动机的研究开展较晚,研究内容也以影响因素为主^[8-9],研究对象包括初高中生、英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学习者、研究生等,研

究方法多采用问卷和访谈形式。已有研究发现,引起二语习得负动机的因子包括教师教学、学习者自身、教学环境等^[10-12],且不同因子的影响程度不同^[13-14],负动机因子之间相互影响^[15]。针对二语习得负动机现象,徐琳提出“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来降低负动机因子的影响^[16]。但除了教师、学习者、学习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外,前期国内外研究多未提及社会环境因素。由于语言文化是社会影响的体现,语言的多维性使得二语学习动机既受社会影响,也受环境影响^[17]。周慈波在对比中日英语学习者负动机的影响因素时,就发现除了教师、学习者、学习环境外,语言文化因子也会导致负动机^[18]。考虑到社会因子对学习负动机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进展,刘宏刚等^[19]的研究也首次明确社会环境因素应纳入外语学习负动机研究中。因此,本文的研究设计既参考前人发现的二语习得负动机影响因素,也会考虑和调查社会环境因子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口笔译学习负动机研究

口笔译领域负动机研究非常有限。Ameri等通过焦点小组和访谈的方式发现,伊朗翻译专业学生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包括社会、行政、经济、课程、教师、学生、教学设施。该研究结果说明翻译学习动机的研究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20]。在口译研究领域,学者们陆续关注学习动机的研究^[21-24],但口译负动机研究成果目前只有两篇。Wu调查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20名BTI和MTI学生的口译学习动机和负动机。从反思性写作数据中,Wu提取出4项负动机影响因素,即学习者、教师、同龄人、学校,其中教师因子影响最大^[25]。Wu首次关注到口译学习的负动机,且发现即使高动机水平的学生也易受负动机因子影响,为口译领域开启负动机研究提供参考。但Wu设计问卷时的内外部因素选自不同理论,因素分类存在重合且缺乏足够解释,问卷调查没有预实验,正式调查缺乏效度报告。刘婧利用一学期的口译课堂对7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动机呈现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引起负动机的因素包括缺乏学习兴趣和目标、学习困难、教学节奏过快等^[26]。刘婧采用历时研究,弥补了横向研究只能解释数据共时性特征的缺陷,但其研究样本数据有限,只针对一所学校的一门课程,研究结果

普适性不足。本文关注影响口译学习动机水平的因子,弥补口译负动机研究的欠缺,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两所大学不同年级的学生,研究影响口译学习动机水平的因子是否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横向研究的缺陷。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可归纳为5类:(1)教师因子,如教学方法、教学能力、教学投入度、教学材料、教师行为、教师性格、师生关系等;(2)教学行政因子,如教学大纲、课程设置、课堂容量、教学设施、教学环境、成绩评估等;(3)经济因子,如译员的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前景、工作机会等;(4)学习环境因子,如教学内容、课堂氛围、同伴影响、课业任务等;(5)学习者因子,如学习成绩、口译能力、学习方法、学习目标、自信心、焦虑程度、口译实践经历等。本文的研究工具设计以上述5类因子为框架,探索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及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负动机影响因素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1) 口译学生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负动机现象?如果是,造成负动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 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是否存在差异?

(二) 研究对象

本文共选取129名口译研究生为受试对象,其中65名来自华南某重点院校,64名来自华东某重点院校。两所院校均设立口译MA和MTI专业,均为三年制,且都属于第一批设立MTI专业的院校,在口译教育上都卓有建树。研究对象中:口译MA学生57人,口译MTI学生72人;研究生一年级35人,二年级61人,三年级33人。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工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半结构化访谈和反思性写作;第二部分为问卷调查。第一部分定性研究为第二部分定量研究问卷设计提供参考,第二部分问卷调查分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步进行。

8名口译研究生参与第一部分调查,访谈指导和写作提示均以文献综述中5类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教师、行政、经济、学习环境、学习者)为框架,受访者也可以补充其他自己认为影响个人口译学习动机的因素,同时回答个人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在学习期间是否有变化,以及如果再次选择,是否还会选择口译专业等。每个访谈持续20至30分钟,在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录音,随后访谈录音被转写成文本。反思性写作不限字数和格式,中文书写,方便访谈对象表达。本研究对访谈转写文本和反思性写作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

在参考访谈、写作、前人调查问卷^[4,20-21,25]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研究调查问卷。初始问卷由52个题项组成,其中4个题项调查研究对象的学校、专业、年级、性别等基本信息。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邀请了41名口译研究生参与了问卷的预调查。根据信度、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删除或修正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最终正式问卷由29个题项组成。问卷第一部分4个题项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25个题项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调查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正式调查前,笔者再次检查,以保证正式问卷的语言准确、无歧义,排版便于研究对象阅读和填写。

(四) 数据收集和分析

考虑到地域可及性,正式问卷分为现场调查回收纸质版和网络调查回收电子版两种。发放问卷前,笔者说明研究目的,保证调查匿名,给予研究对象充足的时间完成问卷。本研究共发放43份纸质问卷,86份网络问卷,纸质问卷全部现场回收。

回收问卷后,首先检查问卷是否有缺失值,本研究全部129份问卷的填写有效率为100%。随后,笔者制作编码手册,对问卷及问卷数据进行编码,将编码结果导入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笔者统计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查看问卷效度并提取因子,结合描述性分析和单方差调查结果,研究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构成及其对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影响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 定性调查结果

半结构化访谈和反思性写作的结果用于帮助设计定量调查问卷。调查发现受访者提出的影响口译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很多。教师方面,教学方法、师生关系、教师口译实践水平等影响学习积极性。行政方面,班级人数多,学生个人课堂锻炼机会和得到针对性反馈点评机会少。经济方面,学生担心就业压力、口译市场机会、人工智能翻译发展等因素影响个人未来职业发展。学习环境方面,学习设备有限、口译教室开放时间短等限制了练习口译的方式和场所。学习者方面,口译水平、语言水平、学习努力程度、抗压能力、同龄人压力等影响口译学习动机。根据定性调查结果和前人调查问卷^[4, 20-21, 25],本文设计了预调查问卷。

(二) 预调查结果

信度分析显示,预调查问卷内在一致性很高,Cronbach Alpha系数达到0.897。KMO值达到0.658,Bartlett球度检验显示Sig.值为0.000,说明问卷效度可以接受,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旋转,预调查保留特征值高于1,累计方差解释率大于50%的因子,并参考碎石检验结果,笔者最终共提取出5个因子,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达到70.278%。经删除共同度(题项可被提取的信息量)和因子负载量绝对值(题项与因子的对应关系)小于0.4的题项,删除因子和内容不对应的题项,正式问卷最终由29个题项组成,其中25个题项调查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

(三) 正式调查结果

1. 正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数据分析显示,正式问卷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94,KMO值为0.833,Bartlett球度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0$)。这说明正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很高,问卷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2. 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因素

用最大方差旋转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5

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按特征值从高到低排列,各因子可解释方差分别为29.060%,13.785%,7.831%,7.359%,5.324%,累计解释方差达到63.359%,说明问卷提取的5个因子能较好地解释口译学习负动机。题项变量根据因子负载量大小排序,负载量不低于0.3。笔者根据负载量大小,判断变量归属的因子;若存在交叉负载,则将变量归属到负载量更大的因子。根据变量内容,5个口译学习负动机因子被命名为学习者、教师、就业倾向、学习环境、社会。变量1到8归属因子1“学习者”,变量19到22归属因子2“教师”,变量23到25和变量17归属因子3“就业倾向”,变量9到13归属因子4“学习环境”,变量14到16和变量18归属因子5“社会”。

图1和表1分别为对因子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统计显示,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从高到低依次为因子3“就业倾向”(M=3.12)、因子1“学习者”(M=2.95)、因子2“教师”(M=2.83)、因子5“社会”(M=2.80)、因子4“学习环境”(M=2.26)。问卷中受负动机影响最显著的变量为题项25“就业时与口译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有限”,影响最小的变量为题项12“口译课程氛围无聊”和题项13“口译课作业多,不愿意再花时间额外练习”。其他负动机影响较为显著的题项包括题项4“我的口译转化能力不足”,题项7“我缺乏明确的口译学习规划”,题项8“课后缺少合适的口译训练场所”,题项16“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冲击口译职业前景”,题项21“口译教师提供的口译市场信息偏少”和题项24“单纯学习口译可能导致未来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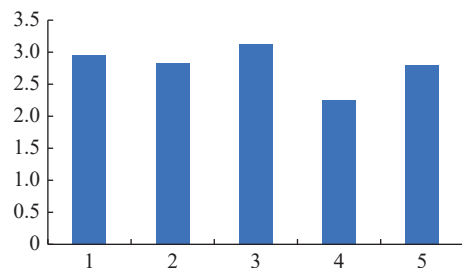


图1 描述性分析: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子的平均值

Fig. 1 Descriptive analysis: means of factors

3. 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子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差异

图2为不同年级各因子的平均值,表明对不

表 1 描述性分析: 因子对应题项变量的平均值

Tab. 1 Descriptive analysis: means of items

因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子1 学习者	1	2.63	0.86	因子3 就业倾向	17	2.76	1.12
	2	2.64	0.87		23	2.92	1.18
	3	2.93	1.00		24	3.26	1.02
	4	3.04	0.90		25	3.53	1.00
	5	2.89	1.00	因子4 学习环境	9	2.22	0.81
	6	2.88	1.09		10	2.58	0.95
	7	3.17	1.03		11	2.57	0.93
	8	3.23	1.16		12	1.95	0.75
因子2 教师	19	2.94	0.95	因子5 社会	13	1.95	0.71
	20	2.28	0.88		14	2.77	1.02
	21	3.11	0.98		15	2.51	0.99
	22	2.95	0.99		16	3.02	1.06
	—	—	—		18	2.87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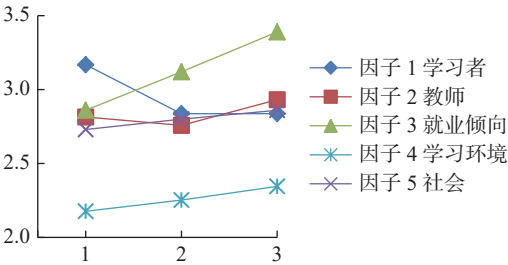


图 2 描述性分析: 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子的年级变化

Fig. 2 Descriptive analysis: means of factors across years

同年级的学生, 因子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年级上升, 就业倾向因子(均值: 研一为 2.86, 研二为 3.12, 研三为 3.39)和社会因子(均值: 研一为 2.73, 研二为 2.80, 研三为 2.86)的影响增高, 学习者因子(均值: 研一为 3.17, 研二为 2.84, 研三为 2.84)影响下降, 教师因子(均值: 研一为 2.81, 研二为 2.76, 研三为 2.93)影响变化不大, 学习环境因子(均值: 研一为 2.18, 研二为 2.25, 研三为 2.35)的影响始终最小。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年级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子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 笔者进行了单方差分析。单方差分析要求数据满足方差齐性检验, 否则需要进行平均值等值的稳健检验。表 2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除因子 5 “社会” 外, 其他因子显著性水平平均高于 0.05。也就是说, 各年级方差相等, 故对其他因子进行单方差检验, 对因子 5 进行平

表 2 负动机影响因子方差齐性检验

Tab. 2 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 at the factor level

分析因子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因子1	2.081	2	126	0.129
因子2	2.075	2	126	0.130
因子3	1.658	2	126	0.195
因子4	1.299	2	126	0.276
因子5	3.906	2	126	0.023

均值等值的稳健检验。表 3 显示因子 5 未达到显著性要求 ($p>0.05$), 所以各年级在因子 5 “社会” 上无显著差异。

表 4 单方差检验结果显示, 因子 3 “就业倾向” ($p<0.05$) 的组间差异明显, 其他因子无明显组间差异。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 5)显示, 研一和研三的口译学生在因子 3 “就业倾向” 的负动机影响上差异显著, 该因子对研三学生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高于研一学生。

以上为因子层面不同年级学生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这些因子对应的题项变

表 3 负动机影响因子平均值等值的稳健检验

Tab. 3 Robust tests of equality of means at the factor level

变量	指数	统计量 ^a	df1	df2	显著性
因子5	韦尔奇	0.269	2	75.012	0.765
	布朗-福塞斯	0.229	2	109.436	0.796

注: a 表示渐近 F 分布。

表 4 负动机影响因子单方差检验结果

Tab. 4 ANOVA at the factor level

变量	数据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因子1	组间	0.801	2	0.401	0.985	0.376
	组内	51.234	126	0.407	—	—
	总数	52.035	128	—	—	—
因子2	组间	0.646	2	0.323	0.543	0.582
	组内	74.948	126	0.595	—	—
	总数	75.594	128	—	—	—
因子3	组间	4.894	2	2.447	3.485	0.034
	组内	88.490	126	0.702	—	—
	总数	93.385	128	—	—	—
因子4	组间	0.482	2	0.241	0.655	0.521
	组内	46.396	126	0.368	—	—
	总数	46.878	128	—	—	—

表5 负动机影响因子事后多重比较检验
Tab. 5 Scheffe test multiple comparisons at the factor level

因变量	年级(I)	年级(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因子3	1	2	-0.261 71	0.177 70	0.341	-0.701 9	0.178 5
	1	3	-0.536 80 [*]	0.203 34	0.034	-1.040 5	-0.033 1
	2	3	-0.275 09	0.181 09	0.319	-0.723 7	0.173 5

注: *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量的影响,本文在变量层面也进行了单方差检验。对问卷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显示需对变量15“口译员的社会地位不高”($p=0.009$)、变量18“随着MTI扩招和海外口译留学项目的增加,导致学口译的学生数量增多,就业优势不明显,打击学习积极性”($p=0.009$)、变量19“口译课后难以获得老师的练习反馈”($p=0.047$)进行平均值等值的稳健检验,其他变量进行单方差检验。平均值等值的稳健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口译学生在变量18($p=0.941$)和变量19($p=0.964$)上无明显差异,在变量15($p=0.036$)达到差异显著要求。单方差检验结果显示以下变量出现显著年级差异:变量5“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口译学习策略”($p=0.006$)、变量8“课后缺少合适的口译训练场所”($p=0.000$)、变量15“口译员的社会地位不高”($p=0.047$)、变量17“口译能力与未来就业不直接相关,减少口译学习投入度”($p=0.015$)、变量23“未来不从事职业译员工作”($p=0.0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研一、研二学生在变量5(均值差=0.588 8, $p=0.019$)、变量8(均值差=0.955 5, $p=0.000$)上差异明显,研一、研三学生在变量5(均值差=0.676 2, $p=0.018$)、变量8(均值差=0.675 3, $p=0.044$)、变量15(均值差=-0.587 9, $p=0.050$)、变量17(均值差=-0.780 1, $p=0.016$)、变量23(均值差=-0.883 1, $p=0.007$)上差异明显,研二、研三学生在变量23(均值差=-0.618 5, $p=0.046$)上差异明显。这些变量均属于学习者、社会、就业倾向等负动机影响因子。

四、讨论

(一) 社会与就业倾向对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

此次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口译学习动机受

到宏观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这也符合前期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发现,即应该将社会影响纳入到学习动机下降的研究中^[17-19]。综合定量定性研究结果,受多重因素影响,就业倾向和社会因子的影响随着年级上升而增大。研三学生在问卷调查时正值求职阶段,比研一学生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有些学生认为随着MTI项目的扩招,职业译员岗位的就业竞争变大,而自由译员的收入不稳定,与口译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较少。而且,学生发现很多优秀的口译毕业生并没有从事译员工作,这也让他们成为译员的就业决心动摇,从而减少口译学习投入度。还有一些高年级学生认为,口译能力并不直接与未来就业相关,单纯学习口译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口译学习能帮助提高英语技能,利于未来求职,但他们并不打算从事口译员工作。他们更愿意多花费时间参与不同的实习,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学生在口译社会实践中的失败经历或不公待遇也对口译学习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口译发生重大错误、客户不尊重和配合译员工作等,加上学生没有丰富的危机处理经验,也没有详细的行业规范来保护个人权益,因此打击了学生未来从事口译工作和继续学习口译的信心。此外,很多学生也担忧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会造成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机器翻译会取代人类翻译,口译员的职业前景黯淡。笔者认为,人工智能至少短期内在翻译领域不会取代人类,尤其是高端译员,但人工智能翻译机器可能扰乱口译市场以及民众认知,从而打击学生学习口译的积极性。对于社会和就业倾向的消极影响,学生需要明白学习口译对求职就业有利,因为口译训练不仅是一个口译技巧和语言能力的提升过程,也促进学生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锻炼身心素质,提高综合能力。学生也可加强与教师沟通,共同分析口译失败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教师适当的鼓励有利于学生保持信心,维持口译学习动机。

(二) 教师与学习环境对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

除了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本研究还发现了外部因素如教师、学习环境的负面影响。但与前期研究结果^[7, 13, 25]不同的是,教师并非最显著的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子。笔者认为,这一不同的发现可能是因为此次研究调查的两所院校口译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口译实战和教学能力都很强。因此,学生并不认为教师在口译学习负动机中有主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口译教师的负动机影响可能存在。MTI项目扩展迅速,根据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数据,截止到2021年7月底开设MTI院校的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15所发展到了316所^[27]。很多大学紧缺具有丰富口译经历的口译教师^[28-29]。葛林等对13所高校100位教师的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教师没有口译从业经历^[30]。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口译教师对口译学习动机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大。本研究也发现,学生认为教师在口译训练中给予的反馈和沟通不足,教学中涉及口译职场的内容不多,这些内容如新手译员如何进入口译市场、如何获得更多市场机会、如何处理口译实战中的不公待遇或突发状况等。笔者建议教师本人或邀请职业译员向学生分享口译实践经历,帮助学生了解最新口译职业现状,为学生创造口译实践和实习机会。

相对于其他因子,学习环境因子对3个年级学习者的消极影响始终最小。但定性定量调查结果反映,学生普遍认为课堂口译练习时间不够,口译课堂容量偏大。一般情况下,口译课堂有20名左右学生,每位学生的课堂练习机会不足,学生无法得到教师充足的反馈。Setton等认为口译课堂最多10人,理想情况是3至6人,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学生至少有一轮口译训练机会且获得教师的针对性评价^[31]。本研究建议缩小口译课堂容量,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口译训练机会,让教师尽量在每次训练后给予学生有效反馈。口译训练高强度、高难度和同伴压力带来的课堂焦虑也不容忽视。前期研究发现焦虑与外语学习负动机相关^[15, 32],此次调查中学生也反映口译课堂的焦虑氛围,打击其自信心和口译学习兴趣。口译教师应主动采用

中等唤醒策略、五种课堂策略、左右脑模型策略帮助学生应对焦虑^[33],口译水平相近的学生可形成口译训练小组,在合作学习中竞争,并寻找自己的解压方式。

(三) 学习者对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

和前人研究结果^[13, 18, 20, 25]相同的是,本研究也发现学习者自身因素会导致学习动机下降。大部分研一学生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口译学习动机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新发现是学习者因子的负动机影响随着年级增长而明显下降,其他因子影响上升。这也反映了学习者逐渐将口译学习动机的下降从内部归因转为外部归因。在研一阶段,很多学生还没有明确的口译学习计划,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口译训练策略,双语转换能力此时也相对较弱。随着年级上升,学生形成了合适的口译训练方法和目标,双语能力有所提高,自我效能增强,学习者因子的负面影响也随之下降。本研究建议为学生提供独立的口译训练场所,教师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课堂口译训练模式,给予学生口译表现的反馈及训练建议,讲解口译质量评估标准。这些方法将有助于学生课后更高效地练习,并制定合适的短期和长期口译学习目标。

五、结论

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本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口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负动机现象,构成口译学习负动机的影响因素为就业倾向、学习者、教师、社会、学习环境等。其次,口译学习负动机因子对不同年级口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影响存在差异:(1)就业倾向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最显著,对高年级学生的影响明显大于低年级学生;(2)学习者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较显著,但随着年级升高影响逐渐降低;(3)社会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较显著,对高年级学生的影响略高于低年级学生;(4)教师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较显著,但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差异不明显;(5)学习环境因子对口译学习负动机有一定影响,且随着学生年级升高,影响略微上升。

本研究在探索口译领域负动机方面做出了有

益补充,对口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和就业倾向因子具有影响,说明了口译学习动机的研究应考虑到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启示学习动机是动态变化的,对口译学习动机的研究不应只从静态层面探究,让不同阶段学生保持口译学习动机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具体来说,本研究建议:在口译教学中,教师给予更充分的口译表现反馈及学习建议,及时引导低年级学生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和训练计划;教师分享口译实战经历和口译市场信息,帮助高年级学生对职业译员道路有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形成学习小组,与同伴在竞争中学习合作,培养激发自我动机的能力;学校应减少口译班级人数,以便学生在课堂上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师反馈,并为学生提供方便课后训练的场所和丰富的口译实战机会。

本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虽然本研究调查的两所院校有其选取的合理性,但采取的是方便抽样,研究对象人数偏少,研究结果代表性不够广泛;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横截面研究的方式调查口译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差异,但更直接的方式是采用历时研究。笔者建议未来研究扩大研究对象样本,有条件的话可以采用历时法调查研究负动机的动态变化。此外,负动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影响因素与学习者口译表现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Dörnyei Z, Skehan 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C]//Doughty C J, 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3: 589 – 630.
- [2] Dörnyei Z, Ushioda 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Motivation[M]. 2nd ed. Harlow: Longman, 2010.
- [3] Falout J, Elwood J, Hood M. Demotivation: affective states and learning outcomes[J]. *System*, 2009, 37(3): 403 – 417.
- [4] Sakai H, Kikuchi K. An analysis of demotivators in the EFL classroom[J]. *System*, 2009, 37(1): 57 – 69.
- [5] Chambers G. Taking the “de” out of demotivation[J].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1993, 7(1): 13 – 16.
- [6] Ushioda E. Effective motivational thinking: a cogni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C]//Soler E A, Espuriz V C. Current Issues in English Language Methodology. Castelló de la Plana: Universitat Jaume, 1998: 77 – 89.
- [7] Dörnyei Z. Demotiv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ESOL’98 Congress, Seattle: WA, 1998.
- [8] 李池利, 周楚佳. 国内外二语负动机研究可视化对比分析 (2008—2018)[J]. *考试与评价 (大学英语教研版)*, 2019(1): 26 – 33.
- [9] 李池利, 刘钰. 2009—2018 年国内二语习得负动机研究高影响力文献的特征分析 [J]. *英语教师*, 2019, 19(8): 17 – 21.
- [10] Li C L, Zhou T. A questionnaire-based study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de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7, 10(3): 128 – 135.
- [11] 陈意德, 吴懿薇. 初中生英语学习负动机因素研究——基于动态理论系统视角 [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0, 12(4): 12 – 16.
- [12] 付玉萍, 魏婷, 李永才. 大学生英语学习负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J]. *当代外语教育*, 2021(0): 34 – 40.
- [13] 孙云梅, 雷蕾. 大学英语学习动机衰退影响因素研究 [J]. *外语研究*, 2013(5): 57 – 65.
- [14] 余樟亚, 韦晓保.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外语学习负动机因素研究 [J]. *外语界*, 2019(5): 89 – 96.
- [15] 胡卫星, 蔡金亭. 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模型构建 [J]. *外语教学*, 2010, 31(3): 41 – 44; 49.
- [16] 徐琳. 基于负动机的 “SPOC+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构建 [J]. *外语教学*, 2018, 39(5): 81 – 84; 89.
- [17] Dörnyei Z.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2005.
- [18] 周慈波. 中日大学外语学习者负动机影响因子对比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2, 25(3): 51 – 55.
- [19] 刘宏刚, 应斌. 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影响因素模型的建构研究 [J]. *语言教育*, 2013(3): 21 – 32.
- [20] Ameri S, Ghaahari S. Developing a motivational framework in translation training programs: a mixed methods study following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ie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 Trainer, 2018, 12(2): 227 – 243.
- [21] LIN W. Why do students learn interpreting at the graduate level?—A survey on the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tives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BFSU[J]. T& I Review, 2013, 3: 145 – 169.
- [22] 陈怡宁. 2012级与2016级北外高翻硕士口译学习动机的差异性对比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
- [23] 王建华. 多元化评估口译学习动机对口译能力的影响研究[J]. 外语学刊, 2014(3): 93 – 97.
- [24] 詹成. MTI会议传译方向学员的学习动机和体验——一项针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实证研究[J]. 外语界, 2013(5): 36 – 44.
- [25] WU Z W. Towards understanding interpreter trainees' (de)motiv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J].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2016, 8(2): 13 – 25.
- [26] 刘婧. 英语专业本科生口译学习动机衰竭研究——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案例分析[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2): 157 – 164.
- [27]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全国翻译硕士培养院校名录[EB/OL]. (2022-06-15)[2023-01-10]. https://cnti.shisu.edu.cn/_web/search/doSearch.do?locale=zh_CN&request_locale=zh_CN&p=YXM9MTcyJnQ9NjI1JmQ9Mjc5MCZwPTEmbT1TTiY_.
- [28] 孔令翠, 王慧. MTI热中的冷思考[J]. 外语界, 2011(3): 9 – 15; 30.
- [29] 王建国, 彭云. MTI教育的问题与解决建议[J]. 外语界, 2012(4): 44 – 51.
- [30] 葛林, 罗选民, 董丽. 诺德翻译能力理论观照下的MTI培养模式研究——以十三所高校问卷调查为例[J]. 中国翻译, 2011, 32(4): 31 – 36; 96.
- [31] SETTON R, DAWRANT A.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Trainer's Guid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32] RASTEGAR M, AKBARZADEH M, HEIDARI N. The darker side of motivation: demotivat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two variables of anxiety among Iranian EFL learners[J].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search Notices, 2012(1): 1 – 8.
- [33] 康志峰. 口译焦虑的动因、级度及其影响[J]. 外语研究, 2011(4): 81 – 85.

(责编: 朱渭波)